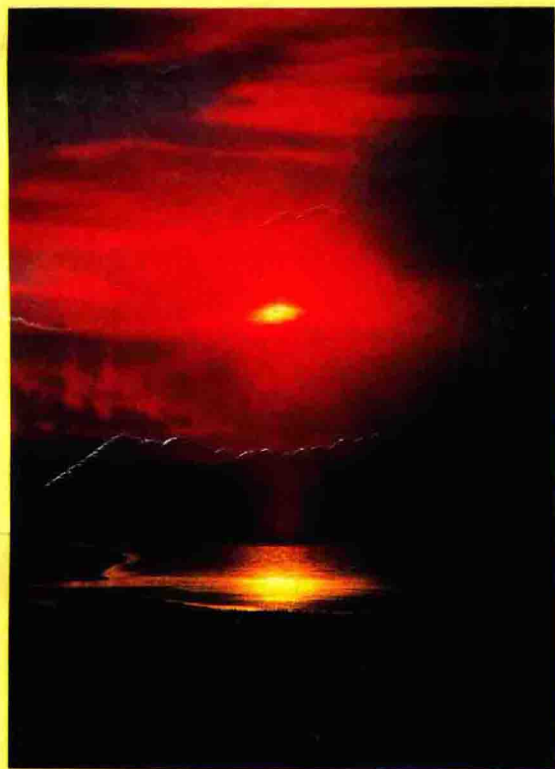


沧

桑

毛定海 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

沧 桑

毛定海 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

(青)新登字 01 号

责任编辑:班 果

封面设计:成明辉

九州文丛

沧

桑

毛定海 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宁市同仁路 10 号)

山西省平顺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5 字数:115 千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25-01175-8/I·263 定价:8.50 元

序

□董小勋

我有资格给毛老师这本散文集写序，唯一原因应该是，作为学生的我曾是“那 12 平方米，摆了一橱一桌一床就难以转身的小木屋”的常客。我太熟悉他的生活经历，他的亲人朋友，他的情感世界了，甚至某些文章毛老师在构思打腹稿的当儿，我就“读”到了。在如此环境，有如此执著，那文字怎不令人信其率真？

这个集子里，我最喜欢的自然是那些抒写曾生活在我们周围如今多有不相识的小动物们，比如偷瓜畜、“大仙”之类。在这里绝对没有《人生》中作者的“天生口讷”，有的是行动的机敏、语言的机智、哲理的浅出、感情的天真和意趣的烂漫。典型的“天平效应”，现实的和记录的，一头坠下去，一头翘起来。翘起来的这类作品占了相当篇幅。把自然中可爱的读解到如此细致地步，而又不失为文学的作品较少见。

读这本集子也不能不注意那些回忆性文字，像《沧桑》、《盐碱》等。这里近乎实录了凡人们的喜乐哀苦。我们身边的大多数人，或许是所有人都有“注定只能被自家四代人记住”的无奈，但是“存在过的历史不会消失”。记录下来的和未曾记录下来的都能给人以启迪。这是作为历史专业出身的作者贡献给我们的历史感受。

只能以此短文作为序，因为这本集子的文字特别简短洗练。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

目 录

序.....	董小勋(1)
一个不起眼的半山亭.....	(1)
偷瓜畜的表演.....	(4)
狐——狸——“大仙”.....	(6)
黄山情愫.....	(9)
不要让美老了.....	(15)
女状元的阶梯.....	(19)
呵,小木屋.....	(23)
张老先生外传.....	(26)
舒心.....	(31)
“奶奶虫”.....	(36)
“朋友”.....	(38)
“死了不知能不能入团”.....	(40)
狩猎篇.....	(43)
车中花絮.....	(50)
吃豌豆藤的时候.....	(55)
也许要隔好多年.....	(57)
椿树.....	(60)
守护女神.....	(63)

命运	(69)
神秘的面纱飘起来	(72)
让生活多出几出喜剧	(79)
女儿向我借钱	(81)
交友之道	(84)
瞬间	(86)
常州的鸟	(89)
无人观赏的花	(94)
鸽趣	(97)
“跳槽”，换一种草	(100)
妈妈下海	(102)
人生	(105)
回“娘家”	(108)
拜拜，我的英语	(111)
茶余酒后	(115)
钓愉	(137)
烛光戏水	(139)
那个暗夜	(142)
水在唱歌	(144)
沧桑	(146)
老鼠状告人类	(149)
说佛	(154)
路	(158)
盐碱	(164)
跋	(171)

一个不起眼的半山亭

王安石《登大茅峰》诗云：“一峰高出众峰巅，疑隔尘沙路几千。”金坛、句容交界处，茅山拔地而起。相传西汉时，茅盈与其弟茅固、茅衷在此得道成仙。唐、宋之后，茅山名列道家第八洞天，成为香客朝觐的圣地。

登大茅峰，沿公路盘旋而上，一片小小的石林擦肩而过，正想歇歇脚，迎面就有一个亭子。据当地老人介绍，60多年前，一位上海客人参拜大茅峰九霄万福宫，行至山腰，适逢大雨，皮袄尽湿。为使后来人免遭淋漓之苦，1922年，他雇人运来石料、钢筋、外国泥（水泥），盖起这个半山亭。它可能是当地现存最早的水泥建筑物。

亭顶面目全非，扭曲的钢筋裸露——稍长一点的钢筋，连同亭内敲凿下来的水泥凳，不知为谁占有。无须考证，此乃“文化大革命”的勋业。墙头龙飞凤舞、横七竖八的“到此一游”和打油歪诗，十分刺目。幸好，石柱镌刻的楹联清晰可辨：

古今来许多世家无非积德

天地间第一人品还是读书

善为至宝一生用之不尽

心作良田百世耕而有余

善恶本殊途看得分明吉凶知所趋避

邪正在一念严为辨认是非有以从违

妙哉！对仗工整、哲理深邃的楹联一下子提高了这个不起眼的亭子的身价。面对楹联，我沉思半晌。举目远眺南镇街，油绿的琉璃瓦溢彩流光，那不是兴建中的陈毅纪念馆么？1938年6月14日，陈毅东进作战，率领新四军一支队抵达茅山。我们的陈老总说不定歇脚半山亭，凭藉他高亢的四川口音评点过楹联呢。

“读书”，陈老总本是读书人——一员“儒将”。“积德”，抗日功劳几许？至于论及善恶，老总生前多次引用这样的古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不必说吴王夫差的梧园宫，如今只有鸬鸕飞；茅山素负“秦汉神仙府，梁唐宰相家”的盛名，眼下，神仙府安在，宰相家何觅？然而靠背石、拴马石赫然屹立。元末农民军将领常遇春背靠巨石躲避追兵，因使劲过猛，巨石倾斜并留有背印；他用手指戳石成洞，以拴战马。二茅峰那边，一梯一梯的墙基告诉人们，依山构筑的庞大道观群已被日本鬼子焚烧殆尽，但日本鬼子终于见鬼去了。踏着鬼子的脚跟，又有多少恶鬼堕入深渊，万劫不复？道教信奉太上老君和天师，可是天上人间，神仙纯属子虚乌有，哪来长生不老之术？只有人类的真善美，时时更新，永葆青春。“时候一到，一切都报。”好好记住吧。这不是谏语，而是真理；不是因果报应，而是历史法则。历史法则不饶人啊。

假如摒弃道教的玄机，那么，上述楹联对于修身养性也意

味深长，令人咀嚼再三。“三月三，上茅山。”倘若有缘上茅山，你不妨驻足片刻，端详“磬栽第二亭”。其时，它该修葺一新了吧。

1984年1月9日

偷瓜畜的表演

人到中年，童心未泯。暑假回乡，很想活捉一只刺猬，送给母校生物兴趣小组，可惜未能如愿以偿。

小时候我曾看守黄金瓜田。爷爷举起一柄带绳的短鱼叉，抖一抖，铮铮响，交给我说：“用它对付偷瓜贼。”“叉人？”我惊疑地仰起脸。“叉偷瓜畜。”爷爷捋捋胡子，讲故事那样聊开了：那捣蛋鬼半夜溜进瓜田，这个瓜啃一口，那个瓜啃一口，更讨厌的是还连咬带拖，搅得瓜藤七零八落。撑饱了，临走就地一滚，背上戳个大瓜驮回去享受。你要抓它，它身子一蜷，活像个仙人球，仙人也难下手。

“沙沙沙……”它来了！我提着鱼叉摸过去。它掉头狂奔。眼看快赶上，它却趴下不动，尖尖的脑袋埋进泥地，屁股翘得老高。我斜端鱼叉，瞄准……冷不防，“哗——”一阵泥沙势如喷泉劈头盖脸射来。等到擦掉泪水，扳开眼皮，它早已无影无踪。爷爷拍腿跺脚：“唉，怨我刚才没说清！”

贼性不改。过几天，它又来了。我紧盯着追到河岸，嗨，你跑不了啦！偷瓜畜趴下。还想后腿刨土？我往旁边一闪，但并不见动静。跨前一步，只见它纵身一跳，像耍弄魔法，遁入地底，倏然消失；我眨眨眼，刹那间，它又仿佛从地底冒出来，而且一下子涨大了许多倍，变成一块草帽般大小、黑糊糊

的“饼子”，颠颠簸簸地旋转，越转越快，发了疯似的。什么怪物？我惊呆了。

“偷瓜畜成仙了！不要叉它！”爷爷的声音走样变调，边喊边抢到我跟前，“扑通”跪到，“叭”，额头在泥地磕出个凹坑。

我摇晃着倒退两步，瘫坐草地。

“饼子”直向爷爷飞去，不好！不知哪来的勇气，我挺起鱼叉，扑上去救爷爷。谁料那“饼子”自己“乒”地落地，不动了，一小块溅到我脚下。借着月光细看，原来竟是干牛屎。爷爷合掌叨念“阿弥陀佛”。上当了！我顿时清醒，可是“妖怪精”已经上天入地，气得我把干牛屎叉了好几个窟窿。

爷爷后来说，要不是亲眼看见，自从生了耳朵也没听说偷瓜畜顶牛屎呢。

第三回，偷瓜畜再也变不出新把戏。我跟踪来到一个长满芭茅的土墩，撩开丛生的荆棘找到碗口大的洞。洞口洒有瓜子。我和爷爷用烟熏的办法把它装进布袋。隔着布袋踢一脚，哎呀呀，好痛！爷爷将布袋浸进水池。偷瓜畜东奔西突，发出小孩啼哭那样的“哇哇”叫声。心里老大不忍，真想让爷爷放了它。

偷瓜畜死了，爷爷教我在没刺的肚皮上割道口子，用钩子把皮扯向两边，很快就囫囵剥下。

红烧了吃，肉不多，也不见得鲜美。

过了若干年，我才明白偷瓜畜的神奇表演，只是它在生存斗争中“学会”的本领罢了。而且，这偷瓜畜极少偷瓜，虽然常常在地头挖掘蚯蚓、虫子吞食。

现在江南的偷瓜畜少多了。今年暑假再去碰碰运气。不过，也许新一代的偷瓜畜练就了新招式呢。

1984年5月20日

狐——狸——“大仙”

我站在生物标本陈列室的玻璃柜前。那只呲牙咧嘴的小动物睥睨着人们。九分神秘、一分恐怖的画外音响起来，那是祖母敲木鱼似地讲烂了的故事：

“过去我们的老屋住过狐狸大仙——阿弥陀佛，我叫了你的名字，大仙你请不要见怪啊。夜里，大仙常常带着子孙在天井里玩，跑、跳、翻跟斗。有时，一家老小围成一圈，两只后脚踏地，前脚合拢，脑袋一摇一摆的，在那里拜月、修炼。修炼好了会变人。

“你睡了，它推门进来，穿着你的鞋子，‘的的笃笃’满地乱走，把你吓得半死。要当心，你一动也不能动，一笑也不能笑，咳嗽也得熬住。

“大仙结队上房，被弄堂拦住，窜不过去。这时，一只老狐狸后脚勾住瓦楞，倒挂，另一只爬在它身上，它便紧紧咬住那一只的尾巴。这样一只咬一只，然后，十来只狐狸用力蹬腿。身子秋千那样一荡，搭住那边屋面，身子再一拱，架起一座小桥。大队人马过完了，这边一只脚一松，荡到对面，一只一只往上爬。

“打死它？打嘴！小孩子不准乱说。大仙打不死的。诃

王的姐己——狐狸精有九条命呢。打死了，也会还魂。还不快闭嘴！它的魂灵附在你身上，大祸就要临头。它怕什么？只怕雷殛。

“过去，宜兴中学供大仙桌，桌上一定要放烧酒、鸡蛋。有一回将就了点，一个校工的蚊帐不知怎么烧起来……”

画外音消失了。储老师的嗓音亲切、温和：“以前笼统地说‘狐狸大仙’，其实，狐是狐，狸是狸。你们看，狐大，狸小。所谓‘大仙’，喏，小得可怜。‘大仙’的学名叫獾。”

这小不点儿就是大仙？我又开虎口量了量，从头到尾长约25厘米，腰粗四五厘米。一团雪花，但皱巴巴的。

“说‘狐狸大仙’会捉弄人，兴妖作怪，那是假的。狐狸饿了，也吃鸡、鸭、鹅。我们学校张老师的哥哥曾打死一只，剥了皮，攘了糠，吊在竹竿梢头，往鹅场上一插，杀一儆百。早先武进县浦前镇收购皮货，‘大仙’裘皮特别珍贵。”

“储老师，现在专业户有没有人喂养‘大仙’？”

“大概还没有。怎么，你想试一试？……中国童话爱把狐狸写成坏蛋，实际上，它们像黄鼠狼一样，难得给鸡‘拜年’，平时吃些蛇、鼠、鸟、蝙蝠等，也吃小虫子。它们是‘好蛋’，应该受到保护。”

“不错，它们尖嘴猴腮，有点小小的狡猾。狐狸昼伏夜出，性多疑。一只眼睛发红，一只眼睛闪绿。会装跛足，突袭猎物；会诈死，死里逃生。在山区，被猎人紧紧追赶时，它们在自己熟悉的领地疯狂地来回奔跑，最后飞箭一样直射悬崖绝壁，猛然间急转弯，甚至凌空后滚翻，连最有经验的猎狗也收不住步子，惨叫着跌落深山幽谷。”

“獾喜欢找旧房子的角落做窝。如果你搬动了它的窝，特

别是小崽，它可真要报复你呢，用脚扒，用尾扫，搅得你的碗碟叮当乱响。

“这只猫的标本，是第五中学刘小平老师提供的。郊区有个农民拆旧房盖新房，捉住了它。年轻人以为是‘洋老鼠’，老年人仔细一看，吓得脸色大变：是狐狸大仙哪！打又不敢打，放又不敢放，关进老鼠笼，丢在屋檐下。一会儿，雷雨交加，‘大仙’挣扎几下，死啦。主人当作天打五雷轰。说穿了，这‘大仙’好比三层楼上的小姐，娇生惯养，离开了安乐窝，适应不了。刘老师操作不当，把这位尊贵的‘大仙’泡入酒精，皮肉收缩。要不然，它肯定更加神气活现。”

我绕玻璃框转了一圈。好，可以写篇豆腐干文章。还有，明天祖母再讲“从前哪，有一个狐狸大仙……”我也要让她听听：“前几天哪，有一只……”

1984年10月28日

黄山情愫

别人写山，我写人。

——题记

果然是“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峰”！黄山“四奇”举世闻名：拔地而起的峰峦犹如巨掌拄天，巨掌褶皱里，钻出十万八千根毫毛——黄山松，巨掌根基，温泉汩汩，指头之间，云海飘忽。而今我到黄山，才知还有一奇：人。

早晨7点，我们30多位院先进工作者挥动三尺青竹竿，从温泉出发，雄赳赳地攀登天都峰。

几分钟后，石阶陡峭起来。“鲜肤一何润，秀色若可餐”，若可餐，可餐不得，甚至看不得，“游览必读”规定：“走路不看景，看景不走路。”要看景，须得气喘吁吁登上小平台，匆匆环顾。

一刻钟后，有人走不动了：“该死！哪个想出的馊主意，大热天要我们爬黄山！”有人自我解嘲：“先进，爬山也要先进哪！”第三个激将：“退回去，难为情咯！”

说笑中继续赶路。过半小时，队伍零零落落。我太傻，背负两个包，汗衫、衬衣湿透，头发也浆成一饼。小陆见状，背了

我一个包。

山路时而直插苍穹，时而曲曲弯弯，闪躲山后。远处，红男绿女一似五光十色的珠链。身边，上海话、四川话、广东话……也串成快乐的珠链。

“望山跑死马”，望巅爬死人。看看近在眼前，爬爬远在天边，不爬死也得气死。瞧，这对新婚夫妇在闹别扭了——

女的娇嗔：“都是你！都是你！爬爬爬，爬爬爬……”

男的哄骗：“快到了，快到了。爬不动我背你……”

“去去去，谁要你背！”是呀，尽管这里大多成双成对，但每个人都独立攀登，不让扶。

那对情侣，女的大出风头，小鹿一样蹦跳：“你们看，小伙子还要姑娘背包！”

她在向众多陌生人打趣呢。

这时，一位中年男子迎面而来，兴冲冲地朝我眨眨眼睛。

噢？

另一位碰碰袖子，回眸时俏皮的梨涡隐现。好个妙龄少女！

嗯？

又过来一位天使，也……

啊，懂了，明白了！

陌路相逢，仿佛前一天月夜相约，我、你、他、她心领神会地交换眼色。那些眼色呀，如同黄山涧水，清冽、明朗，呢喃私语：来爬黄山，有种！或是：我也累垮啦，但别泄气！别趴下！

山路上常有超前落后，爽直的钱老师尖叫：“小丫头，又碰见你了！”对方回报：“你是老师吧？你好！”

黄山的人情就像黄山的风，渗透五脏六腑，驱散燥热，凝

聚意志,推动你一次又一次超越体能的极限。忽然我想起几天前在无锡鼋头渚,人们游兴甚浓,但互不干涉“内政”,只有两名长发男士一左一右挟住束着迷你裙的女郎,形同绑架

.....
两腿麻木。能用手抱着脚走路就好了。手太轻松了。起先爬百来级歇一歇,现在爬四五十级就觉得快昏过去了。挨到一个大一点的平台,见伙伴们在等我,我叹气、跌脚、摇头——脑袋大幅度摆动,同时头颅、肩膀、腰肢一齐摆动,同时一声吼:“哎呀呀呀呀!”10来个游客纵声大笑。我摊手、耸肩:“当它一次减肥运动吧!”笑声复起。笑声中遽然一省,呀,什么时候我这腼腆人变成了老天真?

倚坐者纷纷起立,把凳子、栏杆、石头让给后客。小陆散发牛肉干,我给小陆梨儿,小徐给他苹果。他狼吞虎咽,皮也不削。吃完,抹抹嘴:“下次来,多带几个梨。梨嫩,水份足。”包里尚存梨三枚,等他馋虫出洞,再赏他。小徐看了看我,有所发现:“嗨,你怎么不卷裤管?卷到膝盖以上!”我也很想介绍“经验”:爬山时深呼吸。上大学时,我天天长跑,练就有节奏深呼吸的功夫。爬山试用,但每爬过三五十级之后,节奏呀,深呼吸呀,全乱了套。算了,莫要把洋相冒充礼品啦!

逼近顶峰,见一男子抱定熟睡的孩子,一步几滴汗地往上爬。头颈前倾,为着汗珠不掉在孩子身上。我们行注目礼,猜想,大概上了峰顶他才会唤醒孩子吧。

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攀登,终于到达顶峰。云雾从脚下升起。烈日当空。榨尽气力,瘫坐下去再也不想起身。早晨在旅馆,小徐吹牛说只消一个小时呢。

峰顶,光秃秃斜坡一块。两侧铁链挂着象征爱情的连心